

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史·丛·书

LITERATURA ARGENTINA

阿根廷文学

盛 力 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史丛书

阿根廷文学

盛力 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京)新登字 15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阿根廷文学/盛力著. -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8
(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丛书)
ISBN 7-5600-1430-5

I. 阿… II. 盛… III. 文学史-阿根廷 IV. I783.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07745 号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阿根廷文学

盛 力 著

* * *

责任编辑:叶向阳

出版发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100081)

网 址: <http://www.fltrp.com.cn>

印 刷:北京鑫鑫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7.125

字 数:180 千字

版 次:1999 年 7 月第 1 版 199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3000 册

书 号:ISBN 7-5600-1430-5/H·809

定 价:9.90 元

* * *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出版社负责调换

内容提要

遥远的美洲沉睡千年,那片大陆就是诗,只等着善歌者去吟咏。拉普拉塔河地区的第一位诗人是1536年随门多萨远征的米兰达·德·比利亚法尼亚教士,他的《哀歌》是征服者的史诗。“阿根廷”先存在于诗,然后才成为历史的真实,是马丁·德尔·巴尔科·森特内拉所作的一首长诗——记述拉普拉塔河流域征服史的《阿根廷》——给了那片土地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

殖民时期的阿根廷文学无足称道。17世纪巴洛克风格的诗人惟有路易斯·德·特哈达值得一提,18世纪的文学同样乏善可陈。19世纪初,阿根廷爆发五月革命,讴歌独立与自由的一代诗人应运而生。独立后的阿根廷力图从一切方面挣脱宗主国的束缚,“37年一代”浪漫主义作家肩负起用语言锻造民族精神的历史责任。进入国家建设时期之后,“80年一代”作家又在语言与文学的探索上迈出重要的一步。

19世纪也是“高乔诗”的兴盛时期,从伊达尔戈到埃尔南德斯,几代高乔诗人为阿根廷文学扎下民族的根。本世纪初卢戈内斯等现代派诗人在改造语言及文学风格方面作出大胆尝试,为1922年“马丁·菲耶罗派”的诗歌革新开辟了道路。

阿根廷文学最精彩的部分是当代文学,博尔赫斯、科塔萨尔等文学大师不仅为阿根廷文学,而且为拉美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作出了革命性的贡献。阿根廷文学终于脱颖而出,成为一种结合世界性与民族性,融会整个西方文明并且勇于创新的生机勃勃的文学。

目 录

一、移植的文学幼苗	1
1. 荒漠微光	2
2. 征服者的史诗	3
3. “异形珍珠”	9
4. 歌颂美洲山水	14
5. “五月诗人”	18
6. 找到“语言”之前	23
二、尘埃落定话“浪漫”	27
1. 公众教师·阿根廷书店·沙龙风浪	27
2. 文明与野蛮	36
(1) 屠场写真	36
(2) 困惑与彷徨	40
(3) 小说问世	47
三、走进历史的歌手	54
1. 高乔诗的兴起	54
2. 吉他依次传递	60
3. “曲终人散”	67
4. 走进传统	74
四、承前启后的一代	80

1. 一代名流	81
2. 浪漫情感	91
3. 潮起潮落	101
五、借鉴、创新与飞跃	110
1. “天鹅诗人”	111
2. 五色斑斓的一页	122
3. 过渡的一代	131
4. 另一种小说	141
六、先锋派文学时代	153
1. “极端派诗人”	153
2. 博尔赫斯现象	163
(1) 诗·散文·小说	163
(2) 迷宫·时间·游戏	169
(3) 永久的魅力	173
3. 汹涌小说潮	174
(1) 地域主义文学	175
(2) 小说实验	177
(3) 先锋之两翼	179
(4) 心灵苦旅	182
(5) “合理奇想”大师	186
(6) 时代的见证与斗士	188
七、新小说与其他	194
1. 另一座高峰	195
2. 戏谑与现实	202

主要参考书目	211
文学大事年表	214

一、移植的文学幼苗

一部阿根廷文学史究竟始于何时,这是使文学史家们很费脑筋的问题。作为独立民族国家的阿根廷,立国不足二百年,在此之前,所谓的拉普拉塔河地区只是庞大的西班牙帝国一个不起眼的省份而已,起初属于秘鲁总督辖区,1777年成立拉普拉塔总督辖区。这个辖区除现今的阿根廷共和国之外,还包括乌拉圭、巴拉圭、玻利维亚在内。殖民时期的文学当然只是宗主国文学的苍白反映,特别是殖民初期,真不好说由西班牙征服者、殖民者们写下的作品是西班牙的殖民地文学或“征服文学”,还是真正的美洲文学。再往上追溯,就是哥伦布之前的古印第安文明了。不过连墨西哥、秘鲁地区那辉煌一时的阿斯特卡文明、印加文明都因西班牙的征服而被拦腰阻断,更何况基本处于蛮荒状态的拉普拉塔河地区。

那么,一部阿根廷文学史究竟是“上下五百年”,还是区区一二百年?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阿根廷文学究竟如何从一种殖民地文学发展成具有鲜明民族性的文学?又如何在不长的时间里后来居上,自辟新路,反过来对其他西方国家产生影响?凡此种,无不引起我们极大的兴趣。

1. 荒漠微光

我们知道,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那块后来被称作美洲的大陆上早已生息着众多语言不同、文明程度各异的土著居民,其中文明最发达的是危地马拉、尤卡坦地区的玛雅人、墨西哥地区的阿斯特卡人及秘鲁地区的印加人,这三个地区分别代表印第安美洲的三大古老文明。文明次发达的则是安的列斯群岛的塔依诺人、生活在今天智利地区的阿劳科人、巴西、阿根廷、巴拉圭和玻利维亚地区的瓜拉尼人、拉普拉塔河北部流域的恰卢亚人以及阿根廷大草原上的潘帕人。再有便是生活在前文化时期的印第安部落了。就是说,现今阿根廷地区的土著居民,在三种文明程度共存的美洲大陆,基本上处于中间状态,就其使用的语言划分,基本属图皮—瓜拉尼语^①。

哥伦布到达这块大陆之前,这些不同的文化也早已萌生出最初的文学形式,不过当时的美洲大陆并没有任何完整的文字系统,只有若干文明最发达的地区,比如墨西哥的纳华语区有过某种象形、表意、又部分基于语音的文字雏形。因此美洲大陆最初的文学,都是代代相传的作者不明的口头文学。在一些文明发达地区,这一原始的文学已可分出诗歌、史诗以及源自宗教祭祀的戏剧等不同体裁,有的已是相当成熟的作品(其中一些后来被用拉丁字母记录下来,成了珍贵的文学遗产)。就连文明相对落后的南美亚马孙地区及图皮—瓜拉尼人生息的大河流域也出现过抒情的、带有宗教意味的最早的吟唱。可惜的是,这一诗歌的萌芽未及充分生长,便因西班牙人的征服与统治而被夺去了生机,无论今世坚持印

① 在哥伦布到达之时,后来的所谓西班牙语美洲,大致可分为五个语区:加勒比语区、墨西哥(包括中美洲)语区、安第斯语区、拉普拉塔语区,即图皮—瓜拉尼语区及智利语区。

第安传统的学者怎样求索,也难建起“古印第安诗歌传统”这一章节。

西班牙人在征服美洲之后,只用短短两三代人的时间便将古印第安两大文明——阿斯特卡文明和印加文明——摧毁殆尽,建起了征服者文明。印第安人不是被置于强大的政治、宗教统治之下,便是被排斥在文明中心之外。当然,印第安文明并未完全消失,在许多地区,印第安语言得以保存,民间风俗及传说或多或少得以流传,拉普拉塔地区的古老语言也被保存了下来。那种富于象征性的、忧郁的语言带有很强的音乐性,用这种语言吟唱本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后来的阿根廷人不知是不是受了这种古老语言的微妙影响,才天生地热衷于诗歌及音乐。也正因为如此,阿根廷今世的文学史家、语言学家、人类学家们仍在这片大海钩沉,要从那古老的语言、传统中挖掘其民族文化的根。然而,无论我们如何追本穷源,也无法在那片荒漠探到阿根廷文学的源头。如果说,在拉美古印第安文明发达的地区还可以谈到文学的两个源头或文学的“嫁接”等等,那么,在美洲一隅的拉普拉塔河地区,就只能找到后栽的文学之苗了,那就是美洲殖民时期及作为其前奏的“征服时期”的文学。

2. 征服者的史诗

还是要从划时代的 1492 年说起,那无疑是西班牙王室辉煌时期的开端。那一年,赫赫有名的西班牙君主——阿拉贡的费尔南多二世^①及卡斯蒂利亚的伊萨白尔一世——把占领西班牙近八个世纪的摩尔人赶出国土。同一年,人文学家内夫里哈出版了第一

^① 费尔南多二世(1452—1516)原为阿拉贡王子,1469 年娶卡斯蒂利亚的伊萨白尔(1451—1504),1479 年登阿拉贡王位。同一年,阿拉贡与伊萨白尔统治下的卡斯蒂利亚王国合并,称西班牙。

部西班牙语语法,从而统一了西班牙语——统一的西班牙语后来在征服美洲的过程中成了重要政治因素^①。当然,那一年最重要的事情便是哥伦布的“发现新大陆”了。受商业扩张驱动的西班牙本是要发现一条通向东方的新航线,不意发现了一个新大陆。随着征服的进行,西班牙帝国的版图迅速扩展,世界历史翻开了血和火的一页,那一页虽是由征服者及被征服者共同写成,但为那段历史留下见证文字的却只有前者的记述。

从哥伦布的航海日志到西印度各种编年史,首次描绘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大陆及两种文明相遇、冲突的过程,而记述“征服”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最合适的文学表现形式,恐怕就要算“史诗”了。这种上承荷马、维吉尔^②传统,又经文艺复兴的意大利发扬的文学体裁,本来最适宜纪录人类历史的重大时刻,而“征服新大陆”作为这样的时刻之一,自然为史诗的创作提供了最好的灵感与素材。不过,拉普拉塔河地区并非征服的“主战场”,不像墨西哥、秘鲁等印第安文明昌盛发达的地区那样吸引众多的征服者。因此,这个时期拉普拉塔河地区留下的文字记载也无法与那两个地区相比。只有一篇马丁·德尔·巴尔科·森特内拉(Martin del Barco Centenera, 1536—1605)所作的《阿根廷》(*Argentina*)可以充数。不过在介绍这篇史诗之前,还要先介绍拉普拉塔河流域——也是全美洲——最早的一首诗,那就是路易斯·德·米兰达·德·比利亚法尼亚教士(Luis de Miranda de Villafaña, 生卒年代不详)写于1538年的歌谣。

① 16世纪末,王家西印度院建议在所有印第安村落,无论对大人、小孩,强制教授西班牙语,力图使印第安人最终忘掉自己的语言。这一原则后来在1770年以法律形式肯定了下来。

② 维吉尔(Publius Vergilius Maro, 前70—前19),古罗马诗人,作品对欧洲文艺复兴和古典主义时期文学影响极大。代表作史诗《伊尼特》歌颂罗马历史。

米兰达曾亲历门多萨^①的远征。时值1534年,皮萨罗^②从美洲运到西班牙的精致的秘鲁金器及大量金币勾起了西班牙朝野更旺盛的寻金欲。宫廷侍从出身的门多萨虽受隐疾折磨,这时也跃跃欲试,想去美洲建功立业,于是出任殖民先遣官及远征军总司令之职,集合众多世家子弟,备船备马,于第二年8月,率11条船,1500人,浩浩荡荡地从西班牙出发远征南美。远征军于当年11月到达巴西海岸,不久即因内部纷争而处决了一名指挥官,掀开了此次远征悲剧的第一页。1536年初进拉普拉塔河,在岸边高处安营扎寨,划地筑城。门多萨不善谋划,随船只带来半年粮草,也不带种子、牛羊,初时靠印第安人进贡鱼、肉为继,后因部下恶行激怒印第安人,遭印第安人包围、火攻,征服军陷入饥饿绝境,竟以老鼠、皮带果腹。最终虽用主舰大炮驱散印第安人,门多萨已是心力交瘁,再加以病势日重,便将大权及远征军主力交与心腹,自己率领一部分与他同样心灰意冷的贵族子弟,返航西班牙,后死于航海途中。

门多萨的遭遇使西班牙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不敢再向拉普拉塔河地区发兵。米兰达记下所有这些惊心动魄的场面,写下新大陆第一组挽歌式的歌谣。

歌谣共136行,组成34节,说是歌谣,实为叙事的哀歌。诗中记下种种悲惨与不幸,有些描述使人毛骨悚然:

饥饿实难捱,
无奈食弟兄;
此等惨绝状,
旷古书未评。

① 门多萨(1487?—1537),西班牙征服者。

② 皮萨罗(1470?—1541),西班牙殖民者,曾侵入现今厄瓜多尔、秘鲁境内,1533年后,在印加帝国故土建立西班牙殖民地。

同时也记述士兵对统帅的抱怨：

劫后余生者，
忿怨声浪翻，
此难究其因，
皆在指挥官，
统帅无方略，
累我遭灾殃。

(米兰达：《歌谣》)

这些诗句可说相当平淡，其中有一些则是直接套用了西班牙15世纪诗人豪尔赫·曼里克^①的诗句，不过这些文字既是一段历史的真实记录，自然就在文学史上留下了位置。诗中反映的本体恐惧及哀怨的基调在后来的拉美文学作品中屡屡出现，几乎成了拉美文学的主线。

米兰达的哀歌虽说也有史诗的性质，毕竟容量、篇幅有限。在他之后的另一位教士——西班牙埃斯特雷马杜拉省出生的森特内拉——所写的《阿根廷》才可算作真正的史诗（1602年里斯本出版）。

森特内拉于1572年随奥尔蒂斯·德·萨拉特^②远征军来到美洲，曾任亚松森副主教，1580年布宜诺斯艾利斯二度建城后前往秘鲁，先被授予宗教法庭法官之职，后被削职，遂回亚松森，获图库曼副主教职位。森特内拉在美洲生活共24年，暮年回西班牙，受卡

① 豪尔赫·曼里克(Jorge Manrique, 1440—1479)，西班牙诗人，其最著名的诗作是哀悼其父亲的挽歌。后人对这些哀歌的评注甚多。

② 奥尔蒂斯·德·萨拉特(1521? —1576)，西班牙征服者，随皮萨罗入侵秘鲁，1573—1575任拉普拉塔河地区殖民先遣官。

斯特尔侯爵庇护。他的《阿根廷》便是献给侯爵的长诗。

这首诗的诗体为十一音节八行诗——参加过征讨智利阿劳科人的另一个西班牙人阿隆索·德·埃尔西利亚-苏尼加^①已先开此风。全诗总计一万行,分成28章,絮絮叨叨地历数征服拉普拉塔等地区的大小事件以及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二度建城的胡安·德·加拉伊^②的生平等。说是诗,不过是加了韵律的散文,批评界对此诗鲜有称道之词,然而没有一本拉美文学史可以不提此诗,因为一方面,这个时期有关拉美地区的文学作品犹如凤毛麟角,另一方面,这部作品还有两个特别之处。其一便是阿根廷著名学者、作家里卡多·罗哈斯(Ricardo Rojas, 1882—1957)所指出的,“这是一篇诗文成灰而篇名不朽的诗作。”(《阿根廷文学史》)森特内拉出于韵律的考虑,在需要用“拉普拉塔河的”这个形容词时,用了“阿根廷的”这一拉丁化形容词^③。第一章里便有这样的诗句:“阿根廷国诸事奇,靠主保佑记于斯”;“阿根廷男儿皆勇猛,筑城彼地试胆力”。从森特内拉开始,“阿根廷”这个词用来用去,由形容词而名词,越来越广泛地被用来指称拉普拉塔地区,直至成为独立的共和国的国名。因此,阿根廷的文人们风趣地称其国家是“先存在于诗,然后才成为历史的真实”。因写了一篇诗而给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起了名,这当然是作者始料不及的事情,而他这篇勉强称之为诗的作品恰恰是因为这个富有诗意的名字而得以永存。所以罗哈斯才有上面这一漂亮的结语。此作另一妙处在于作者一面称其诗为史,

① 阿隆索·德·埃尔西利亚-苏尼加(Alonso de Ercilla y Zúñiga, 1533—1594),西班牙诗人,在征讨阿劳科人的战场上写下一首英雄史诗,一方面颂扬西班牙对智利的征服,另一方面对英勇抗击入侵者的美洲土著居民表示由衷的敬佩。

② 胡安·德·加拉伊(1527?—1583),西班牙征服者。1580年第二次建布城后任“副省长”,后为印第安人所杀。

③ 用作河名的“拉普拉塔”一词,西语中意为“银子”——这个地名自然与西班牙征服者的寻银梦有关,而“阿根廷的”(argentino)即是“银子的”之义,故诗人用后者代替前者。

一面却又将许多神奇的传说夹在诗中当作真事来写。诗中有这样的描写：

面目狰狞一海怪，
钻出水面复爬行；
少女惶惶避山风，
呼声凄凄冲九天。

海怪不舍犹相随，
少女心惊浑身颤；
丑物注目望彼女，
怪声连连似呜咽。

（森特内拉：《阿根廷》）

其实，像这种将幻想与现实混为一谈的现象在哥伦布的航海日志及征服者们写的多种西印度编年史中早就屡见不鲜。哥伦布断言他见到过美人鱼：“美人鱼腾出海面，然不像传说中这般美丽。”（哥伦布：《航海日志》）贝尔纳尔·迪亚斯·德尔·卡斯蒂略在他的《征服新西班牙信史》中则说：“我们非常惊奇，都说这些分布在水上的石砌的巨大宝塔、神庙和房屋，简直像《阿马迪斯骑士传》^①里描写的那些被施过魔法的东西。”这些记载似应被视为欧洲人与美洲这个“新世界”的首次“对话”。那些横穿大洋来到新大陆的征服者们，虽说是受了文艺复兴精神的驱动，其思想却仍停留在中世纪。16世纪的西班牙又值骑士小说风行之时，征服者们满脑子骑士、游侠的幻想，当他们见到一个全然陌生的“新大陆”时，似乎看到了圣经的传说或中世纪的幻想世界变成了现实。现时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拉美“神奇现实”、“魔幻现实主义”等等，是不是在那时就

① 16世纪西班牙广为流传的骑士幻想小说。

种下了根,这确实是个十分有趣的话题。

在《阿根廷》长诗出版 10 年之后,又有人做了同样一篇文章,不过这一次却是以史书的形式出现。作者是鲁伊·迪亚斯·德·古斯曼(Ruy Díaz de Guzmán, 1558—1560),书的全名为《阿根廷手录》(*Argentina manuscrita*)。虽是史书,但语言生动,辞采甚丽,有相当高的文学与历史价值。迪亚斯是第一位美洲出生的历史学家。不仅如此,他还是个混血的“克里奥略人”^①。迪亚斯对西班牙人的“发现”、“征服”佩服得五体投地,自己也积极参与征服,是一个十足的“西班牙派”,对其父辈的祖国,“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这无疑是个耐人寻味的现象。众所周知,拉美文化是欧洲与印第安两种文化相遇、相撞的产物,但在不同时期、不同人身上,我们又可看到这种文化相遇的不同结果。在这“美洲意识”尚未萌发的征服时期,在这位迪亚斯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绝对认同西班牙父亲的克里奥略作家。

3. “异形珍珠”

“征服”于 16 世纪结束,1533 年前后,西班牙帝国的美洲部分,分为以墨西哥城为中心的新西班牙总督辖区及包括整个南美在内的秘鲁辖区。殖民社会的基本格局于 16 世纪末形成并一直延续了两个多世纪。殖民地的总督由西班牙国王亲自从宗主国贵族中挑选,享有极大权力,实为西印度各地区的“副王”。各任总督与教会联手,在西印度建起了权力的金字塔,塔尖以下的各级高等官职也都由宗主国派来的官员担任(美洲出身的居民,即使是西班牙裔,也只能担任低一等的官职)。那真是殖民的黄金时代,但见一个个西班牙式的城镇在美洲复制,总督宫殿美轮美奂,绝不亚于西班牙的王宫。宫廷生活更是奢靡成风。教会与陆续建起的大学则

^① 克里奥略人指在拉丁美洲出生的西班牙人或混血人种。

担当起了文化移植和精神征服的使命。16世纪起流行于欧洲的巴洛克艺术风格也在17世纪传到美洲,此风所及,不仅建筑及艺术风格为之改观,而且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服饰、谈吐、风俗、礼仪,无一不被波及。可以说,原本适合于宫廷、宗教生活的巴洛克艺术风格,在殖民时期的美洲找到了最肥沃的土壤。在美洲古印第安文明昌盛的地区,巴洛克建筑艺术中又搀进了印第安艺术,形成了所谓的“美洲巴洛克风格”。至今在利马随处可见的巴洛克式建筑仍以那种细巧、流动的雕饰向人展示着当年的豪华与气派。

来自拉丁文的“巴洛克”一词,西班牙语中意为“异形珍珠”^①。在文学上,这颗珍珠也曾闪烁过异样的光彩。不过经过马德里、墨西哥、利马的一路折射,光华渐淡,到了远在美国一隅的阿根廷地区,也就剩下些许余辉了。

阿根廷17世纪巴洛克风格的代表诗人当然是路易斯·德·特哈达-古斯曼(Luis de Tejada y Guzmán, 1604—1680)。特哈达生于阿根廷的科尔多瓦,从这个意义上说,可被视作第一位阿根廷诗人。特哈达的经历在这一代巴洛克诗人中颇具代表性。他是征服者的后裔(其祖父为科尔多瓦城的创建人之一),生长在征服结束之后的17世纪,是殖民地大学培养出来的第一代拉美文人。1586年,第一批耶稣会^②传教士由秘鲁来到图库曼省并于1613年在当时属于此省的科尔多瓦城建立了一所耶稣会学校,供教士们研修拉丁文、艺术与神学。1622年,学校升格为大学,成了阿根廷地区最早的人文中心。耶稣会教士主要从事教义问答及语文文献学方面的研究,其对印第安语言的研究倒可说是功德无量。特哈达便

① “巴洛克”一词来源有二:一为葡语、西语中的“Barroco”、“Barrueco”,意为“不圆的珍珠”;二为中世纪拉丁语中的“Baroco”,意为“荒谬的思想”。巴洛克艺术指17世纪意大利的一种艺术风格,特点为豪华、浮夸。

② 天主教修会之一,为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兴起后天主教内反对宗教改革的主要集团。18世纪资产阶级思想家曾予以抨击,欧洲各国对其实行取缔。1773年罗马教会解散该会,1814年又加以恢复。